

【连载】

一步之遥（22）

■刘兰秀

天有不测风云,许山的爸爸原本身体很结实,却突然中风,大面积脑梗塞,双侧肢体无力,不能言语,吞咽困难。许山和家人轮流在医院陪床,有序的生活瞬间乌七八糟。老人身材魁梧,以前走起路来虎虎生威,如今肢体瘫痪后,变得死沉死沉,躯体每移动一点,都要别人使出吃奶的力气,许山妈妈一个人无法照顾。许山的机械厂基本处于停产状态,工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,三个姐姐商量后劝许山请长假,她们每人拿出一部分钱补偿许山的损失。做为唯一的儿子,许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,有没有钱都得来承担。叶青起初非常反对这样的决定,觉得工作再不济也比没有强,如果专职照顾爸爸,将来怎么办,但她更不愿意和公公婆婆同住一个屋檐下,只得退而求其次。

许山经常住在父母那里,偶尔碰到,也是匆匆忙忙的,脸上呈现着长久和病人相处的暗淡冷漠。当初那个阳光俊朗的许山成了远去的背影。和家里灰暗的气氛相反,叶青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,喜气洋洋,脸色红润,身上的衣服换了又换,上班时间也忙里偷闲对着镜子照来照去。迟到早退丢三落四的行径不但让护士长生气冲冲,同事们也议论纷纷嗤之以鼻。

我私下提醒叶青不要因为家庭事务影响了工作,有什么困难我们一起解决。她不自然地笑笑,没说什么。一天晚上,辅导完丫丫,头有点发沉,我打开窗户透透气,刚好看到一辆小车停在楼下,叶青从车里下来,紧接着一个男人钻出车门,两个人一前一后进楼。那个男人虽然发福不少,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是那个叫王仲的人。侧耳听着两个人上了五楼,脚步像踩在我心上。

一天深夜,楼上传来了声嘶力竭的吵闹声,紧接着是东西摔在地上的撞击声。我想上去看看什么情况,雷天同拉住不让,清官难断家务事。断断续续的噪音加上担忧,我一夜似睡未睡。早晨叶青声音嘶哑地打电话来说她感冒了,让我给她请假。

晚上叶青约我去她家。屋里虽然收拾过,但战争的残骸无法修补,电视屏幕裂着几道缝隙,茶几残缺不全……叶青脸上有几处淤血。看见我,叶青默默地流下泪。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。“我和王仲真的没什么,只不过是参加了几次宴会,许山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,非要离婚。别说人家王仲有老婆,就是没有,也不会要我这样的,我不想离婚。许山最听你的,你劝劝他吧。”叶青凄凄

切切地说。“无论如何,以后不要再和王仲来往了,还欠他多少钱,想办法还上。我会劝许山的,不过你也要好好反省自己,他爸爸生病,天天照顾病人也很劳累,你要体谅他,关心他,男人有时候也很软弱,在落魄的时候更应该给他支持。”

不想面对那些破碎的痕迹,把许山约到了我家。许山不熟练却不停地吸着烟,烟雾掩盖他阴沉的脸。岁月沧桑的岂止是容颜,心也被风干得七零八落。我不知从何说起,也无从说起,只得拿士林说事,是啊,还有什么能比得上维护儿子的幸福更重要呢,这个道理不说也明白。许山忽然就流下泪来,让我猝不及防。

许山和叶青的婚姻表面和平地延续着。

机械厂开始裁员,第一批名单里就有许山的名字,那些围攻厂长办公室的人群里没有许山的影子。祸不单行,许山下岗不久,叶青因与病人发生争端被调入供应室,奖金收入明显降低。叶青离开儿科的时候,拒绝护士长相送,也不愿意听那些虚伪的婉惜之词。我帮她提着简单的用物走在后面,十多年的朝夕相处就要结束,心里有说不出的伤感。叶青停下脚步等我,然后挽起我的胳膊。“白灵,你不要为我伤心,说真的,我一点也不难过。护理工作我早干够了,每天泡在臊臭的气味里,甩也甩不掉,打针的时候急汗直流还被骂,我们招谁惹谁了。去供应室,虽说名声不好收入也低,最起码不用和病人打交道,也不用受莫名的鸟气。唉!如果当初妈妈不转户口就好了,没有指望的我或许会努力学习,凭自己的本事去干喜欢的职业。我最喜欢当演员,曾偷偷报名考试,我的表演天分很高,有好几个考官都这样说,可惜文化课成绩太差,与表演专业失之交臂。爸爸最初给我联系的工作是幼师,我觉得天天和小屁孩玩没意思,看到穿着白大褂的护士很神气,就央求爸爸托人把我送进医院,唉。”

【作者简介】

刘兰秀,山东东营人,作品发表于《时代文学》等杂志。短篇小说《鱼飞鸟跃》获齐鲁文学作品年展优秀作品奖;短篇小说《透明的监狱》获第四届东营市“黄河口文艺奖”。散文《我的心不是荒原》获利津县凤凰城文艺奖文学创作奖。

异乡人（12）

■唐岱霞

总算啰啰清楚了,一群人吃过晚饭各回各家,院里立时就安静了许多。大荣觉得幸亏有小米说话,要不自己委屈死了。瞅着孩子们都睡了,大荣悄悄地问:“你说咱家小米平日里看不出来,咋还这么能说呢?是随你吧?”大荣一直希望小米不要随自己,病快快的没力气。

“当然随我,”虽然秋龄坚持将收的钱分了,但也觉得小米的话有理有据,不愧是他秋龄的闺女,心中很是畅快。

“你知道我们祖上是干啥的?”秋龄有点卖关子,大荣却很上道儿,急急地问:“干啥的?你不是说你们家八辈儿贫农么?”

“真不是地主,但我的爷爷那可是读书识字的,是远近闻名的讼师!”

“啥?送,石?”大荣不识字,一念就转了音。

“是讼师,就是替人家写状子打官司的,跟现在的律师一样。当初在这一代可有名了,我老爷爷那一辈儿老兄弟五个,名字最后一个字分别是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,你说,不识字的能有这水平?”秋龄难得这么有耐心跟大荣仔细解释。

大荣喜滋滋地听着,莫非小米随了老唐家当讼师的血脉,以后能靠嘴巴吃饭?不对呀,以前也没听说过老唐家有名人啊!

“是爹临死前说的,”秋龄的脸色沉郁下来,“爹说,本来家里还好,只是那年爷爷去训斥自家一个侄子不孝顺,气急了还顺手打了一巴掌躺在炕上的侄子,可没想到盖着被子的人不是侄子而是侄媳妇,在那年月这可是丑事,回头侄媳妇就上了吊。人家娘家人不依不饶,爷爷替人打了一辈子官司,没想到轮到自己身上,却赢不了这一场。赔了田地,赔了房子,住在田家庄的爷爷一家,从此就过上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苦日子……”

大荣还是不解,问道:“那咱爹的嘴咋这么笨呢?这么多年光听见咱娘训咱爹!”

“爹说了,娘心高气傲,要不是李乡长安排,她才不肯嫁给自己。所以,爹愿意忍着委屈,受她指派。爹打工做冤汉挣来的钱,一分一毛都不会留,全部交给咱娘。”秋龄望着睡熟的孩子,眼里亮晶晶的,“爹说,他只有一个愿望,死后要回田家庄,埋到老唐家的坟地里,他说哪里的黄土都不如老家的好……”

十四

对于小米的考学,甚至是嫁人,秋龄早就在心里盘算了上千遍。小米这闺女学习好,初中考了全校第

一,秋龄作为家长代表上台发言,他饱含深情又幽默生动的发言,成为全校师生在此后很长时间内津津乐道的话题。

秋龄是个未雨绸缪的人,喜欢将事情综合考虑,每一件事情都尽可能将好的、坏的都想到。小米学习好,但是身体单薄,八百米走着都嫌累。上高中考大学,虽然校长说打彩票,可高中三年,她那柔弱的身体能承受得了么?要是上中专就不一样了,虽说现在中专难考,但只要考上了,就能分配工作,算是迈出了农家门,以后能在城里安个家了,再也不用回到王家庄,再也不用受老辈子的影响了……太多的愁绪,让秋龄辗转反侧,昼夜难安。

没想到,小米辍了没几天,竟然噙着嘴同意了。后来秋龄才知道,原来中专预选时小米超了线,一个老师想将名额留给自己的亲戚,来劝说小米考高中,这孩子犟脾气上来,鬼使神差就报了中专。

小米考上了。秋龄激动地摆酒场,请亲友,醉得一塌糊涂。这场酒,喝得酣畅淋漓,喝得扬眉吐气,比自己提干留军还要好,比自己盖房起屋还要高兴。

小米却异乎寻常地冷静,高兴是高兴,但更多的是失落。小米又去了小学的校园,斑驳的铁门半掩着,荒芜的校园里空无一人。新的校区在南边,有围成扇形的四层绛红色楼房,有宽大的操场,但小米从不认为那里是自己的小学。只有这里,是的,只有这里才是自己的小学。

那个高台子还在,现在看起来矮了好多,只是平地上一块稍有凸起的土坡而已。小米想起校长经常站在高台上讲话,讲些自己似懂非懂的话,想起自己曾经站在高台上往下张望,黑压压的脑袋,黑溜溜的眼睛,这些人都去哪里了呢?小米又想起圆脸女老师的话:娇娇娘子一样,长大了有什么出息?是啊,即便你超过分数线50分去上中专,即便你带着户口不必再回到王家庄,哪怕你以后去城里安家,可什么样的你才是有出息的呢?

【作者简介】

唐岱霞,东营市作协会员,东营区作家协会副秘书长。爱好文学,散文、小说等作品散见于报端、杂志,征文多次获奖,小说《异乡人》入选2017年度《齐鲁文学年展》。